

引刀成一快，不負少年頭

# 大刺客小插曲

(下)

## 汪精衛的故事

● 王雲翀

### 有婦羅敷有夫

汪精衛在到日本留學前，由他的長兄汪兆鏞扶養，客居在廣東北部樂昌縣，和長兄同事劉子蕃的妹妹訂過婚，等到汪精衛留學日本，在「民報」上不斷發表文章，反對滿清政府、批駁康有為、梁啟超的改良派，主張革命，名聲大作，此時汪兆鏞在兩廣總督岑春煊幕下作官，事情叫岑知道了，岑暗示汪兆鏞將這個大逆不道的弟弟誘勸使其自首，不然是要受誅連的，汪兆鏞將經過寫信痛斥汪精衛，汪得到受責的信後，以「家庭罪人」名義，給汪兆鏞一封斷絕關係的信，信中是這樣寫的：

「事已發覺，謹自絕於家庭，以免相累，家中子弟多矣，何靳此一人？望縱之俾為

國流血、以竟其志，死且不朽，惟寡嫂孤侄望善撫之，不然，死不瞑目！」

汪精衛在信中特別聲明：雖然「與劉氏曾有婚約，請自今日起，解除婚約。」

汪兆鏞接到這封信，以公文向原籍番禺縣存案，將弟汪兆銘（精衛）驅逐出家門，和劉氏婚約自然解除，但劉氏並不承認解除婚約，所以一生是雲英未嫁，這是淒絕的事實！

比汪精衛小八歲的陳璧君（字冰如，生於一八一一年），也是廣東番禺人，父親是陳耕基，母親是衛月朗，是南洋檳榔嶼的富商，汪精衛到檳城去演說、宣傳革命，陳璧君是位十七歲花信的少女，成為汪精衛忠實的聽眾，進而嚮往革命。汪精衛當時常去同盟會會員吳世榮的家和維新書室，陳璧君小姐也常去吳家和書室，因此她認識了汪精衛

其時，陳璧君早和她的表兄梁宇皋訂婚了，他們是青梅竹馬，兩小無猜，因為汪精衛在日本留學，陳璧君也決心到日本去，並且加入革命黨，到了日本，黎仲實也追陳璧君，可惜的是落花有意，流水無情，陳璧君反追起汪精衛來，等到汪精衛前往北京準備去行刺，陳璧君矢死無他，而且籌款、捨身，汪精衛再如何，這一縷情絲，也唯有「眼底心頭如昨日，訴心期夜夜長攜手，一腔血為君剖！」順理成了自然，與陳言及嫁娶的誓言。

### 知己難尋知友已殉

汪精衛早期，身長玉樹臨風，演說是引人入勝、主持民報議論文章真有筆挾風雷之勢，真可說是革命黨的人才中的人才，喜歡

和汪親近的人很多，但真正引為知己的同志，一位是廣東的胡漢民，一位是福建的方聲洞。

汪精衛自宣統元年刺殺攝政王載灃入獄，和外面消息中斷，當時重刑犯又沒有接見的制度，所得到的消息多半是張守仲的街頭巷尾市纏耳語，最早得知是溫生才謀刺孚琦被殺，汪寫了一首感懷詩，最後結句是「長記越台春欲暮，女牆紅遍木棉花」，意思是春天快完了的時間，在南國的城牒上，遍開了紅色的木棉花！

汪詩變成了預言，宣統三年三月廿九日春暮，以黃興為首的革命黨行動派真幹了，事實是失敗了，汪在張守仲處知道的是廣東革命黨作亂，抓到殺了好幾百，汪精衛知道的太簡單，但是想想都是親如手足的袍澤，不知誰領導的，誰是犧牲的，夜不能寐，做了一首詩：

欲將詩思亂閒愁，卻惹茫茫感不收。  
九死形骸漸放浪，十年師友負綢繆。  
殘燈難續寒更夢，歸雁空隨欲斷眸。  
最是月明鄰笛起，伶俜吟影淡於秋。

汪覺得寫得有點無病呻吟，一點不像革命黨人所做，跟著又寫了第二首：

珠江難覓一雙魚，永夜愁人慘不舒。  
南浦離懷雖易遣，楓林噩夢浸成虛。  
鵝花若化知何處，馬革能酬愧不如。  
淒絕宵燈影裡，故人顏色漸模糊。

汪精衛以為得不到廣州的信息，長長的

夜，實在是睡得不安，夢中南浦的雲雖然可以排遣，但是噩夢醒來的確是空幻的，杜鵑花零落了不知到了何處，馬革裹屍我不如這許多殉難的同志，昨夜在渾黃的燈影中，故人的印象，也變成漸漸的模糊了！

汪和陳璧君通訊中，誤以為方聲洞的死是胡漢民死，汪力促陳璧君去廣東替胡收拾善後，陳也要去籌款再來北京照料汪精衛，陳走後汪在獄中更寂寞了，準備對胡漢民的死做十首詩來紀念胡，可惜做了三首，就接到張守仲轉來陳璧君的書信，知道胡漢民還活著，所以沒有再作下去！

馬革平生志，君今幸已酬，卻憐二人血，不作一時流，忽忽餘生恨，茫茫互後憂，難禁十年事，湖上寸心頭。  
落落初相見，無言意已移，絃韋常互佩，膠漆不曾離，杜饒朝搗處，韓檠夜對時，歲寒樂相共，情意勝連枝。  
日中原事，傷心不忍聞，賦懷徒落落，過眼總紛紛，蝙蝠悲名士，蜉蝣歎合群。  
故園記同眺，愁絕萬里雲。

早年，汪與胡是孫中山的左膀右臂，這些詩，的確是汪精衛對胡漢民的真情流露，這是不容置疑的，至於孫中山去世，為了名位權利，凶終隙末，割袍斷義，對黨對國，都不是好事，這自然是後話！

陳璧君不敢去廣州，先到了香港，找到了方聲洞家，一敲門，看到應門人都戴了孝，才知道去世的是方聲洞！

方聲洞的長嫂曾醒，是一位典型的賢妻良母，方的兩個妹妹君璧、君瑛、曾醒的弟弟曾仲鳴都出來相見，彼此抱頭痛哭，方和曾醒訣別前，曾問方聲洞有什麼遺囑，方笑着告訴曾醒：「能生還，有賢妻可見，固安慰，就是死了，也可以為好友精衛，先驅狐狸於地下！」

這一席話對陳璧君是震驚的，因此更為之掩泣，最後陳璧君談到籌款的事，曾醒將全家的存款及大家的首飾都交給陳璧君，希望她回京全力營救汪精衛，陳璧君對曾醒這種義薄雲天的行為深深感動，勉強取了一半財物，匆匆又回到北京！

宣統三年十月卅日，清廷下罪己詔，承認「用人無法，施治寡術」……表示要和全國國民「維新更始，實行憲政」，同日並宣佈「開放黨禁，以示寬大，而固人心！」十一月六日上午十一時，大刺客汪精衛，黃樹中也同時被釋放出獄，隨即住在東西驛馬市大街泰安客棧。

十一月九日，黃興以「中華民國軍政府戰時總司令官」身分，致書袁世凱，請袁世凱做中國的「拿破崙」或「華盛頓」，以竟其不世之功，滅北虜而朝食，黃興表示：只要袁能做到這一點，保證南北各省「拱手聽命，蒼生霖雨，群仰明公！」並說有七省已同意成立一個共和國，推舉袁世凱為第一任大總統。

十一月十一日，黎元洪代表湖北軍政府

與袁世凱代表開始談判，袁的代表是劉承恩和蔡廷乾。

## 大刺客變議和代表

汪精衛被釋放，身邊有了美人陳璧君，此時名滿天下，官場是現實的，除了肅親王善著，不管認識不認識，都來應酬汪精衛，把一個泰安客棧擠得水瀉不通，賀客盈門。

十一月十日，清廷任命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，袁是既有手腕又有野心的政客軍人，馬上叫他的長子袁克定曲意結交汪精衛，袁克定生於一八七八年，汪生於一八八三年，袁克定長汪五歲，很快兩人結拜為兄弟，胡漢民會說：「精衛於湘鄂等省反正時，得出獄……其袁世凱子克定厥弛以太原公子自任，精衛陰結之，事聞於袁，則私見精衛，謂非常之舉，非兒輩所知，而自輸誠於民黨。」

這時的局勢現象，清廷希望袁世凱消滅革命黨，革命黨領導人孫中山、黃興寄託袁反正滅清，袁世凱正好左右逢源，袁克定和汪精衛初步議定，克定代表袁方，汪代表革命黨，雙方有一個共識，三項默契。

共識是：逐幼帝滅清廷改建民主共和政體。

三項默契是：(1)保全領土(2)由國民會議運動決定休戰與國體問題(3)為達到以上兩項目的，袁運動北方資政院、汪運動武昌政府

十一月十三日，袁世凱到達北京。十一月十四日，這位階下囚大刺客不但

是座上客，而對國是有了非常的主張，汪精衛與楊度（哲子）合組國事共濟會，並發表意見，主張南北即日停戰，舉行臨時國民會議，楊哲子是清廷學部副大臣（教育部次長）在日本是汪精衛的同窗好友，又是袁世凱的心腹，這種組織等於是替袁世凱說話的。

黃興也授意汪精衛代表議和談判，汪精衛也親函武昌革命政府主張南北聯合，清帝退位，舉袁世凱為總統，由留日學生同盟會會員朱芾煌送信到武昌。

汪精衛、黃復生（樹中）、彭家珍等組織京津同盟會，汪精衛自任會長，出版「民意報」，汪在發刊中要求國人對時局多提供建設性建議，「知無不言，言無不盡，纏綿而反復，憂慮而持重，摩肩而書之，篙燈而讀之」，等於是為南北議和造勢。

在陳璧君心中可不是這樣想，快點識和吧！這種刀光血影的事可不是好玩的，看看方家避居香港，冷冷落落，又有誰管方家呢？固然現在情郎汪精衛一言九鼎，名滿天下，假如當年真沒有肅親王善著的開罪，早就「引刀成一快，空負少年頭」，陳璧君想做小寡婦都沒有真正的名份！午夜夢醒，正是驚慌得一身冷汗！

這一對同心的未婚夫妻在京津是最叫人矚目的，這三年時光變化真快，由大刺客和幫凶變成議和的代表，不能不說是政治上的

奇蹟吧！但是誰想到汪精衛又變成袁世凱的幫凶呢？

## 參考資料：

- 辛亥革命叢刊本
- 庚戌紀實——張江裁
- 辛亥革命史料——張國淦
- 致袁世凱書——黃興
- 汪精衛先生庚戌蒙難實錄
- 雙照樓詩詞稿
- 汪精衛評傳——蔡德金
- 汪精衛傳——聞少華

## 敬告留學生家長

慰藉 貴子女異鄉作客寂寞的最佳禮品，便是為他們訂份「中外雜誌」。請將 貴子女在國外詳細地址填妥，連同全年訂費新台幣貳仟貳佰元，交郵政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，寫明收件人姓名，本社立即按址按期寄書。